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民權素粹編第二卷目次

第三集續

筆記類都三種

本卷載乙丙丁三種

乙種詩話 共十四通

願無盡廬詩話

秋爽齋詩話

清芬室詩話

夫須詩話

澹園詩話

攄懷齋詩話

綺霞軒詩話

集雋詩話

燕子龕詩話

洪武佳話

鈍劍 經生 竺仙 夫須 太牢 南村 秋夢 記者 釋曼殊 秋人

唐宋詩別說

豁齋詩話

護園詩話

日日詩話

丙種詞話

共二通

舊時月色齋詞譚

竹雨綠牕詞話

丁種叢談

共十九通

京華聞見錄

夫須閣隨筆

蟲天閣撫談

攄懷齋贅譚

鬱鬱室隨筆

豁齋叢話

寄禪

豁齋

卷齋

箸超

匪石

碧痕

飄瓦

君木

毅公

南村

悔生

明璞

裝愁盒隨筆

曼陀羅軒閒話

呵凍小記

譬軒筆記

俠乘

琴心劍氣樓憶墨

無所不談

都門消夏瑣記

尋花日記

彌羅寶閣之顛末

奕史

變色談

箸廬漫墨

懷霜 海漚 南村 虛汝 天嬰 肝若 冥飛 壽鵲 南柯 公天 博山 愷然 箸超

民權素粹編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都四種

本卷載乙丙丁三種

乙種詩話

共十四通

願無盡廬詩話

鈍劍 原第六七八集

余十七歲時。曾作咏史小詩一百首。稿久已失去矣。忽於敗紙麓中。覓得殘片。喜不可支。然已大半汙毀。不可識。爲抄錄幾章。存於詩話中。以見當時之思想一斑云。一孔子作春秋。外夷內諸夏。大道撐宇宙。所以文物邦。不化作禽獸。一宋南渡。不免小朝廷。初誤李邦彥。恨不生致之。而我吐其面。一韓信王孫少。傲骨只合寄人食。無意爲真王。假王弄不得。一文子開口說禮樂。曠乎王佐風。虬蟄撼大樹。還問朱晦翁。一淝水之戰。安亦殷浩流。臨事稍靜默。天不欲傾晉。兒曹竟破賊。一荊軻刺秦王。秦政非齊桓。奈何生刼之。倘遇樊於期。地下將何辭。更有詠史樂府百餘首。已全歸烏無有之鄉矣。惜哉。

李叔同詩有時頗似龔定盦。如昨夜云。昨夜星辰人倚樓。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萬綠寂不語。梨葉一枝紅。小秋丁未初夢云。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花開大尺五。彌勒松鸞腰十圍。恩怨仇恩若相忘。世界疏

璃七寶妝。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此等境界。非他人所能到也。叔同自署其字曰息霜。其厭世之流歟。

此間有一女郎。略饒風韻。雅比綠珠。出自小家。無殊碧玉。芳齡二九。已過破瓜之年。繡枕低吟。意續采葛之句。倚樓則未免有情。對鏡而無端生惱。羞爲玉碎。恨欲珠沈。春水一池。干卿底事。芙蓉半盞。與世長辭。嗟乎。青年薄倖。大抵如斯。黃土無情。忍此終古。亦足勸乎。大可憐己。余爲作怨詞六解。又成虞美人詞以弔之。怨詞曰。怨煞歡情薄。儂竟爲情死。水流石不轉。磊砢常如此。(一解)秋風空庭響。落葉辭柯枝。可憐歡與儂。永無再見時。(二解)雖則死別離。心事儂已了。恨煞儂痴情。情痴生煩惱。(三解)歡若聞儂死。歡意竟如何。應添哭儂淚。灑向金巨羅。(四解)愁雨打香魂。楚楚酸酸怨生生。復世世不願重相戀。(五解)胸中點點血。杜鵑無此紅。世間痴女子。請記歡與儂。(六解)詞曰。蛾眉遽肯痴如此。甘爲蕭郎死。此生贏得那人憐。斷勿他生再住。奈何天。原來顏色難常好。玉碎珠沈了。蘭啼蕙嘆。恨何多。深怕滄桑劫。數盡如他。

慷慨激昂。固詩之佳處。然不善爲之。易入譸張叫呶之習。自古詩人患此甚多。李白放翁猶不能免。況下焉者乎。此病七言尤爲易犯。作詩者不可不慎也。

作詩不可不學古人。亦不可太學古人。宋明以來。學杜者衆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子瞻。半山魯直。義山放翁是也。以其雖學杜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氣概。若并此而無之。則卽爲僞詩人而已。又

何貴哉。故余謂不可太學古人也。學杜之病如是。即學他人亦何獨不然。

居易錄云。張吏部序余過江集曰。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知己之言也。蓋必如是而後爲詩。不妄作。否則味同嚼蠟。多此一番筆墨。甚無謂也。漁洋詩殊不足當此。而四語却不刊之論矣。有意攻擊古人。此固輕薄者之惡習。然毫無獨見而專以他人短長爲短長者。亦未見其得也。何論文也。詩也在己。苟有自得之地。好惡儘可迥異。他人歐陽修之不好杜詩。蘇東坡之不好史記。豈好惡與人殊哉。蓋別有所見耳。

憂廬有弔晚唐詩人曹唐詩三章。其慷慨激切。現於眉宇。非具一肚皮不合時宜者。無以解此。傳云黃冠拋却帶儒冠。刻意吟詩思汗漫。快讀游仙九十八。髣髴身在五雲端。明珠火齊繞盤行。荒誕迷離數不清。具此仙才占仙籍。自然金榜上無名。英雄無地各悲秋。鬱屈瑰奇萬古愁。一代霸才窮幕府。衣冠那不到獼猴。

東海寒溟氏詩無體不佳。而古詩尤峭折奇偉可愛。六盤山轉饒謠云。馬足蹶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峩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嗔官僅用爾力。爾何不肯竭爾胡不思。車中纍纍物。東南萬戶之膏血。此作筆大如椽。漢魏盛唐人中亦所罕見。至若西域引蛻團等作。則又似學長吉體矣。

黃山谷律詩才氣無雙。能將太白歌行運於五十六字中。真爲奇事。然有時失之生澀。少自然。天趣不若杜牧之之豪宕流轉。其氣勢更爲浩然沛然也。余意旣稱爲律。終究以音節和諧風調圓美爲上乘。若以奇險爭勝去律字之詣遠矣。

作詩。用書卷。則深厚。不用。則單薄。然不善用書卷者。反致意爲詞累。如王荊公詩。純用白描。不使典故。彌覺遒勁。清真。可知文字。不專以富麗爲工矣。

讀詩。當先讀宋元明清諸大家。然後乃進觀三唐。進觀八代。更進而楚詞。而三百篇。則思過半矣。

中國舊時所稱詩人。乃狹義之詩人。而非廣義之詩人。若西國則所布龍蘇克斯比彌兒登諸人。稱之爲世界大詩人者。非專指五七言之韻語而言。凡一切有韻之文。傳奇脚本之類。皆包括在內。余謂必如此。所謂詩者。乃足盡其量。夫言者人心之聲也。言之中於理者。則爲文。而文之有音節者。則爲詩。三百篇之詩。但有音節而無一定章句。嗣後屈原宋玉起。變三百篇而爲騷。司馬相如班固興。變騷而爲賦。唐宋盛行五七言。而騷與賦遂衰矣。再傳而後。詞曲並作。演爲傳奇。詩之日新月盛。至於如此。不亦人心進化之徵耶。今人但知曹子建杜少陵李太白陸放翁之爲中國大詩人。抑知屈原司馬相如湯若士高東嘉王實甫孔云亭辛稼軒姜白石等之亦爲大詩人乎。明乎此理。而詩之變化盡焉矣。

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林少泉往時以書寄我所言。可謂先得我心矣。前略所示歷史記念歌十八章。十九期白話報。當爲刊入。以貢於世。後有傑作。尙望勿過靳。使敵報常得藉以增重。至盼至盼。國事日亟。吾黨中才足以作爲文章。鼓吹政治活動者。已如鳳毛麟角。

而近。猶復盛持文界革命。詩界革命之說。下走以爲此亦季世一種妖孽。關於世道人心。靡淺也。吾國文章。實足稱雄世界。日本固無文字。雖國勢甚至今日。而彼中學子談文學者。猶當事事巧於漢土。今我顧自棄國粹而規倣文辭。最簡單之東籍單詞片語。奉若邱索。此真可異者矣。

戴南山之詩。余未之見。其自云好詩而不工。詩蓋實事也。但彼雖不能詩。而却善說詩。與能詩无異。彼豈真不能詩耶。不苟作耳。南山之言曰。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又曰。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忘其己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千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警。互起迭扑。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噫明代詩人之狀態。唾罵盡矣。南山著有齊謳集。共一百餘首。惜不得見。南山常以身在窮困。而曾無發洩憤懣之什。每自惜且恨。其胸中殆有不可明言者矣。

唐初始專七律。沈宋精巧相尙。至王岑高李。格調益高矣。及大歷才子起。而詞意氣格更增完備。謂不逮盛唐者。此謬說也。宋明詩人於此體佳句頗不乏。特少通體美善耳。余近得兩詩爲錄於此。樹顛鵲巢爲頑童所毀。爲賦此章。看爾生離兼死別。一朝慘狀淚應流。獨遭喪亂休天怒。縱受漂搖不汝尤。只合因緣成劫數。豈關陰雨未綢繆。

繆須知予室翹翹甚。同是清歌在漏舟。生增日暮嘆途窮。繞樹悲鳴覓故雄。自古高明原闕鬼。到今寥廓信多風。嗷嗷黃口嗟何及。記取舟心又苦逢。只是一場春夢了。傾巢覆卵太匆匆。

明季金冬心先生奇士也。其詩多獨闢異境。淵淵有古心。所爲七絕尤佳。錄六章於此。詠斜陽云。板橋瓦曲酒壚荒。一段清愁百折腸。蝶散冷香花落紛。最難留住是斜陽。詠雨云。夜雨客惟冷。撥冰騷屑屑復嘈。嘈此聲如在黃茅驛。淘刺空杯聽一燈。詠淮堤柳云。綠柳一株紅板橋。東風用力媚春朝。可憐種向淮堤上。不是低頭便折腰。詠秋荷云。濯宮水殿客依稀。不信人間秋漸非。連日敗荷傷夜雨。暗銷青蓋落紅衣。旅歲云。暮取琴彈之久不成。曲感賦二首云。軫上流塵撲又生。彈時十指少和平。枯泉僵木巖箝口。始信無聲勝有聲。相較伶人絕路憐。不成三歎輟哀絃。刺船吾欲尋師去。且住青山一百年。詞旨淒怨。雖千載下。如見其心事矣。僕本恨人。何堪卒讀耶。小叙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蓋詩之爲道。不特自矜風雅而已。然所謂發乎情者。非如昔時之個人私情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者。亦指其大者遠者而言。如有人作爲歌詩。鼓吹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其所謂止乎禮義而未嘗過也。若此者。正合溫柔敦厚之旨。或曰。如子之論。叫囂極矣。豈有合於孔聖之詩旨耶。不知巷伯之詩。譏刺好佞惡之至甚。乃欲投畀有北。牆茨相鼠。諸詩其措詞亦不尙含蓄。可知孔子所以不刪者。正以爲有合詩教耳。夫溫柔敦厚四字。豈可專於其詞而決之乎。決之於詩人之心而已。苟其人以溫柔敦厚之心出之者。詞雖激。又奚傷於大雅乎。不然。無其心而專以和平柔順之言以取悅於

世。又曷貴哉。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余之論詩。其亦庶乎免矣。

秋爽齋詩話

經生 原第十五十七集

太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山峰高峻。所不必言。登者豈一太白哉。乃獨想到呼吸通帝座奇矣。又想到携謝朓驚人句問青天更奇。其胸次空曠。偶一吐露。俱超超脫脫。故其爲詩。大概如此。

陸士龍谷風詩云。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綢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鍾伯敬評之曰。眼中極靜。胸中極廓。予所愛尤在末二句。天地本悠也。反言邇。不言悠。戶庭本邇也。反言悠。不言邇。此等筆墨。此等胸次。亦豈是流輩可幾。

程子云。邵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朱子謂邵堯夫腹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真可謂人豪矣。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八

六念齋筆記述張句曲淵阿詩一首最豪邁詩云駕壑截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警壺（句奇創）百年身外釋蒲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雉雉煙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却更擬求觀後世書

陳拾遺子昂登幽州臺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僅二十四字而能包括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氣勢何等浩瀚愴然涕下一語自視正不小直可作一篇大文章讀

晚唐李文山贈魏某絕句云名珪字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燄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只二十八字耳而形容出無限文彩閃爍射人見者稱怪

東坡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以江流傾湧月色如晝登妙高臺命歌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此一派興會甚好作詩臨文神游其際自有絕妙好辭奔投腕下劉仲修作槎翁詩序有云陶潛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雋偉之才高古冲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可知詩之有豪氣者未有不從曠爽得來也

陸放翁詩有云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神情何等舒逸又有句云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趣味何等酣適每咏此使人眉宇欲軒

邵堯夫夜吟絕句云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蓋謂天光晶瑩天氣和涼此時一種靜趣止堪自領俗子何可與言又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氣味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則萬境空明

風來水面則點塵無著清味自是一般而知之者絕少吾自得其趣耳

唐子西有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枕已偏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辭旨雋永可想其居心不染點塵

毘陵郡士人李姓有女年十六能詩多佳句吳人多得之有詠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廣異記載鄭絳家一日忽有美人降臨吟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雨不覺舟中飛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慙慙可掬人咸以爲神女云

吳江鈕易庵著有貞白樓詩稿中有明樂府咏明叔季之事權門大云權門犬吠權門好官我自爲笑罵誰復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竇恣出入鹵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羣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爲椒山膽云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寧與夏會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委蛇爲其寫忠奸之不同處可謂痛快淋漓直抉無遺

四川灌縣有楊妃池黃茶村先生爲令時有詩云翠黛千年餘暮柳胭脂一點漾朝霞注云妃父曾爲灌州司戶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一〇

相傳妃墮池中。天癸適至。至今日出時。池中有紅一點云。

閨秀有才無行。至李清照尤可惜。所著漱玉集詞。有云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閔夫人嘗題其上云。錯玉編珠。萬斛舟從來才女。更誰儔。自言人比黃花瘦。可似黃花耐晚秋。

焦氏宣城陸某婦。夫以賭傾家。將售妻以償賭。焦偵知。賦詩八章。投環死。其一云。百結鶉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字字酸辛。令人不忍卒讀。

元李洄有舞姬脫鞵吟。爲應制作也。君臣相謔。其時之風尙可見。吟云。吳蠶越繭。鴛鴦綺繡。擁彩鸞金鳳尾。昔時夢斷曉粧慵。滿眼春嬌扶不起。侍兒解帶羅襪鬆。玉纖微露生春紅。翩翩白練半舒卷。箚初抽弓樣軟。三尺輕雲入手輕。一彎新月凌波淺。象床舞罷嬌無力。雁沙踏破參差迹。金蓮窄小不堪行。自倚東風玉階立。

嘉興徐簡字文綺。吳子庭副室也。有詩云。沉香亭子玉勾闌。植遍名花取次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元天曆中立鐵柱於此。長三丈。有奇壁立江心。控扼吳楚。小孤去海千里而遙。其稱海門第一關者。或云爲皖之海口。而設也。海口在皖治西十五里。亦名海瀾。揭傒斯有乾坤上下雄孤柱。吳蜀東南壯此關之句。又云海潮至此而止。故名海門。清彭玉麟破太平軍於此。有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皖口即海口。在安慶府十五里。懷潛太望四邑之水。都從此入江。獨名皖口者。因舊郡在皖水之間。故獨尊皖水。

也。唐李涉泊此遇盜。盜知爲涉。曰。不用標奪。久聞詩名。願賜一篇足矣。涉即投一絕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半是君。盜得詩。拜謝而去。

荊山一云在皖之懷遠縣西南一里。周迴十七里。上有啓王廟。山頂西北有玉坑。卞和得玉處也。其中白石晶瑩異常。他石色皆青黑。東有卞和洞。即抱璞巖中。可容數十人。石上鑿有青螺石帳四大字。內有泣玉論。明御史李循義筆。上有瀑布。下有流水。激石如碎。瓊山下有圓石。鐫二十字云。元帝仙。桃石往來人不識。略剖與君知。萬古留蹤跡。句亦古。與類五言絕。

武穆被收。幼女抱銀瓶赴井死。按察梁大用作亭。覆其井。榜曰孝娥。劉銘之銘云。天柱。魏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泉。可竭。名不可滅。

詩有如神龍拏空。鯨魚橫海之不可方物者。宋徐積詠李白雜言似之。其詩云。噫嘻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餘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游龍。開口向天吞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見深山大澤雪霜冰霰晨霞夕霏萬化千變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詩。屈子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紲。當須榮榮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秋山聳清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鷗。戴鳥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明月中。醉來還抱。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一二

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效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吾讀此詩。吾無以名之名。名之曰謫仙替人。

明姑孰范學士常賜宅有花。朝紅午紫暮碧。名之曰文官。誇艷一時。陶安詩云。如何顏色都更換。別有工夫染得成之句。人雖稱以爲奇。亦可悟其爲物理之退化。

詩貴典雅。若俗題能雅尤可貴。阮芸臺撫浙時。課士畢。加試鼠嫁女七律。內一卷先成云。迨吉宛。同人有禮于歸誰。謂汝無家。同人爲之擲筆。

昔有一士人。姓黃。致書者誤爲王士人。作詩答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屬周吳鄭。敝姓曾聯顧孟平。須向九秋尋翰有。莫從五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可謂談諧入妙。

宋閨秀鄭允端詠楊妃襪云。輕輕小襪軟香羅。三寸量來不較多。斜縷細勻裁製好。鴟頭休詫馬嵬坡。有人詠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未知。

詩須不雕不斲。古色古香。自性情流出。令讀者油然而生不匱之思。洵屬品詣超乘。得三百篇之遺響。如鄞縣李鄴嗣之詠繡州孝女詩云。遠我父母事人父母。誰無父母。誰有父母。一解。少慕事親十年。不字長慕事親終身。不字。一解。謂我女子。謂我男子。宛然孝子。宛然處子。三解。有父子倫。無夫婦倫。嬰兒之後。惟此一人。四解。暮雨梨花年年寒。食麥飯一盂。父母之側。五解。先生字臬堂。以著書爲事。鄞人多師事之。按孝女李氏志在事親。